

<<教坊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坊记>>

13位ISBN编号：9787538251104

10位ISBN编号：7538251103

出版时间：1998-12

出版时间：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崔令钦

页数：65

字数：14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教坊记>>

内容概要

本书名为教坊记，教坊是唐代宫廷乐伎聚居之地。

教坊乐伎大多是女子，演出歌舞和乐曲，为皇家宫廷服务。

书中开始部分记述乐伎日常生活以及学艺和演出情况，中间列出《献天花》、《和风柳》、《美唐风》等三百二十多首歌舞乐曲名称，最后还说明若干乐曲和歌舞的来源。

本书的价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评估。

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开元中教坊特盛，令钦记之，率皆鄙俗，非有益于正乐也。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有同感，却又看到本书后记谆谆于声色之亡国，意在示戒，其风旨有中取者，同时特别指出书中所列曲调名足为词家考证。

<<教坊记>>

书籍目录

本书说明 教坊记序 教坊记 教坊记补录校勘记羯鼓录本书说明 四库全书提要 羯鼓录 羯鼓录跋校勘
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香研居词麈

<<教坊记>>

章节摘录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

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

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

坊南西门外即苑之东也，其间有顷余水泊，俗谓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

其家得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

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第宅，赐亦异等。

初特承恩宠者有十家，后继进者敕有司给赐同十家。

虽数十家，犹故以十家呼之。

每月二月、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

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

十家就本落，余内人并坐内教坊对。

内人生日，则许其母、姑、姊妹皆来对，其对所如式。

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

云韶谓之“宫人”，盖贱隶也。

非直美恶殊貌，居然易辨明：内人带鱼，宫人则否。

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五弦、箜篌、箏等者，谓之“搯弹家”。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

其音主太簇一均，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都昙鼓似带鼓而小。

答腊鼓者，即揩鼓也。

案《太平广记》二百五引此注“似”作“状”，“带”作“腰”。

《太平御览》五百八十三亦作“腰鼓”。

鸡娄鼓之上。

*如漆桶，山桑木为之。

《广记》引改正。

下以小牙床承之。

案“以”字旧讹作“桶”，今据《御览》、《广记》引改正。

曾慥《类说》十三引作“盛以绳床”。

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案《御览》“声”作“音”。

《类说》“杀”作“急”。

尤宜促曲急破，作战杖连碎之声；案旧脱“作”字。

今据《御览》、《广记》补。

又《广记》“战”作“戟”。

又宜高楼晚景，案《御览》“晚”作“晓”。

《广记》作“玩”。

明月清风，破空透远，案《广记》“破”作“凌”。

《梦溪笔谈》引作“透空碎远”。

特异众乐。

案《广记》、《笔谈》“特”并作“极”。

杖用黄檀，狗骨、花楸等木，案“檀”字旧作“栌”，注云“一作檀”。

今据《御览》、《广记》并《文献通考》一百三十六俱作“檀”，知“栌”字非也。

又《广记》“楸”作“椒”，疑亦误。

须至乾紧绝湿气，而复柔腻：乾取发越响亮，腻取战袅健举。

案《御览》“健”作“捷”。

<<教坊记>>

椿用刚铁，铁当精炼，椿当至匀。

案《御览》“当”作“须”。

若不刚，即应條高下，*捺不停；案《御览》、《通考》“*”并作“纽”。

不匀，即鼓面缓急，若琴徽之*勉病矣。

案《御览》“即”作“则”，《通考》“*”作“顽”。

诸曲调如太簇曲《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制。

其余徵、羽调曲，皆与胡部同，故不载。

上洞晓音律，案“上”字《唐语林》引作“明皇”。

由之天纵，凡是丝管，案“丝管”《御览》、《广记》并作“管弦”。

必造其妙。

案《御览》“必”作“恶”，《唐语林》作“皆”。

若制作诸曲，随意即成，案《唐语林》此下有“如不加意”四字。

不立章度，取适短长，案《御览》“短长”字倒。

应指散声，案《御览》“散”作“发”。

皆中点拍。

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

案《御览》“不能”作“无以”。

尤爱羯鼓、玉笛，玉笛之说见《遗事》。

案《御览》、《唐语林》“王”并作“横”。

常云：“八音之领袖，案《街览》此下有“也”字。

诸乐不可为比。

”案此六字旧作“不可无也”，今据《御览》、《广记》、《唐语林》改。

尝遇二月初案《御览》“遇”作“值”。

诘旦巾帟方毕，时当宿雨初晴，案《类说》“宿”作“春”，《广记》、《唐语林》“初”并作“始”。

景色明丽。

案“色”字旧作“物”，今据《御览》、《广记》、《类说》改，又《唐语林》作“气”。

《六帖》三作“景物明媚”。

小殿内庭，案《御览》“内庭”字倒。

《广记》“庭”作“亭”，似误。

柳杏将吐，案《御览》“吐”作“含”，似误。

《唐语林》作“拆”。

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得不与他判断之乎？”案《广记》、《类说》“得”并作“可”，《唐语林》“与”作“为”。

左右相目，将命备酒，案《唐语林》“命竹作“令”。

独高力士遣取羯鼓。

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

案此注旧作“自制者也”，今据《御览》、《广记》、《唐语林》改。

神思自得。

案《唐语林》“思”作“气”。

及顾柳杏，皆已发拆。

上指而笑谓嫔御曰：案《广记》作“谓嫔媵内官曰”。

“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嫔御侍官皆呼万岁。

案《唐语林》，“御”作“媵”，“官”作“臣”。

御览作“而左右皆称万岁”。

又制《秋风高》，案《唐语林》“又”下有“尝”字。

每至秋空迥彻，纤翳不起，案《御览》“翳”作“罗”，《唐语林》作“埃”。

<<教坊记>>

即奏之。

必远风徐来，庭叶随下。

案《六帖》“远”作“秋”。

《广记》、《类说》“随”并作“徐”，《御览》、《唐语林》作“坠”。

又《御览》“下”作“落”，《六帖》作“夜叶交坠”。

其曲绝妙入神，例皆如此。

案《御览》、《广记》“绝妙”字并倒。

《御览》“入神”下有“也”字。

《唐语林》作“其神妙如此”。

原词之始本于乐之散声 古者诗与乐合，而后世诗与乐分。

古人缘诗而作乐，后人倚调以填词。

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钟律宫商之理未尝有异也。

自五言变为近体，乐府之学几绝。

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比之管弦。

如阳关诗，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

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

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

培虽为此说，未敢自信。

后见《朱子全集》有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

始信鄙说之不谬。

沈括《笔谈》云：“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

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

今管弦中之缠声，亦其遗法。

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

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

”沈此言亦可证余前说也。

论词曲宫调之理 宋词元曲虽相承注有宫调，而自有明以来鲜有通其理者。

朱子尝曰：“今士大夫问以五音十二律，无能晓者。”

”又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今人钟鼓已自不识。”

”宋时且然，况近世乎。

如万红友《词律》，疑仙宫即道宫。

《九宫各谱总论》引骚隐居士之说，不识有黄钟宫何以又有正宫；夹钟、姑洗、无射、应钟为羽，何以又有羽调；夷则为商，何以又有商调。

其于旋宫宫调之理，茫然如此。

沈词隐最号精专，亦莫明其所以然也。

培尝读宋仁宗《乐髓新经》，其说最为详悉。

今撮为图于左，则十二均八十四调之目较若列眉矣。

十二均八十四调之图 黄钟之宫为子，为正宫调 太簇商为寅，为大石调 姑洗角为辰，为小石角 林钟徵为未，为黄钟徵 南吕羽为般涉调 应钟变宫为亥，为中管黄钟宫 蕤宾变徵为应钟徵 右黄钟均之七调 其法：黄钟之均，则以黄钟之律为宫音之调，以太簇为商音之调，以姑洗为角音之调，以林钟为徵音之调，以南吕为羽音之调，此五音之正调也。

又加以应钟为变宫之调，以蕤宾为变徵之调，此二变调也。

共为七调。

古谓之七宗，又谓之七始，《汉志》称舜欲闻七始是也。

夫五音得二变而后成音，犹四时得闰而后成岁，此自然之理。

或谓殷之前但有五音、至周始加二变以成七音者，非。

<<教坊记>>

在郊庙之乐，则以黄钟宫、太簇商等为名，在燕乐则以正宫调、大石调等名别之。

所以分别乐之雅俗，其实一理也。

余十一均仿此。

至于用调、制词、度曲之法，详于培所撰《宫调发挥》、《度曲正讹》两篇，另载于后。

大吕之宫为高宫 夹钟商为高大石 仲吕角为中管小石调 夷则徵为大吕徵 无射羽为高般涉 黄钟变宫为正宫调此黄钟清声。

林钟变徵为黄钟徵 右大吕之均七调 太簇之宫为中管高宫 姑洗商为高大石 蕤宾角为歇指角 南吕微为太簇徵 应钟羽为中管高般涉 大吕变宫为高宫此大吕清声。

夷则变徵为大吕徵 右太簇之均七调 夹钟之宫为中吕宫仲吕商为双调 林钟角在今乐亦为林钟角林钟子声短，非中吕为商之次，故旋用林钟正管之声为角。

无射徵为夹钟徵 黄钟羽为中吕调黄钟正律之声，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声为羽。

太簇变宫为中管高宫此太簇清声。

南吕变徵为太簇徵 右夹钟之均七调 姑洗之宫为中管中吕宫 蕤宾商为中管商调 夷则角为中管林钟角子声短，非蕤宾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声为角。

应钟徵为姑洗徵 大吕羽为中管中吕调正声长，非蕤宾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声为羽。

夹钟变宫为中吕宫此夹钟清声。

无射变徵为夹钟徵 右姑洗之均七调 中吕之宫为道调宫 林钟商为小石调子声短，非中吕为宫之次，故旋用正声为商。

南吕角为越调 黄钟徵为中吕徵正声长，非中吕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声为徵。

太簇羽为平调太簇正声长，非林钟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声为羽。

姑洗变宫为中管中吕宫 应钟变徵为姑洗徵 右中吕之均七调 蕤宾之宫为中管道调宫 夷则商为中管小石调 无射角为中管越调子声短，非夷则为商之次，旋用正声为角。

大吕徵为蕤宾徵 夹钟为中管平调正声长，非夷则三分去一为羽之次，故用子声为羽。

<<教坊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教坊记序 昔阴康氏之王也，元气肇分，灾沴未弭。水有襄陵之变，人多肿腿之疾。思所以通利关节，于是制舞。舜作歌以平八风，非恻心也。春秋之时，齐遗鲁以女乐。晋梗阳之大宗，亦以上献子，始淫声色矣。施及汉室，有若卫子夫以歌进，赵飞燕以舞宠。自兹厥后，风流弥盛。晋氏兆乱，涂歌是作，终被诸管弦，载在乐府。吕光之破龟兹，得其乐名称，多亦佛曲百余成。我国家玄元之胤，未闻颂德。高宗乃命乐工白明达造道调道曲。玄宗之在藩邸，有散乐一部，戢定妖氛，颇藉其力。及膺大位，且羈縻之。常于九曲阅太常乐。卿姜晦，嬖人楚公皎之弟也，押乐以进。凡戏辄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于是诏宁王主藩邸之乐以敌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进。太常所戴即百余尺，比彼一出，则往复矣。长欲半之，疾仍兼倍。太常群乐鼓噪，自负其胜。上不悦，命内养五六十人，各执一物，皆铁马鞭、骨*之属也，潜匿袖中，杂于声儿后立。坊中呼太常人为“声儿”。复候鼓噪，当乱捶之。皎、晦及左右初怪内养麈至，窃见袖中有物，于是夺气褫魄。而戴幢者方振摇其竿，南北不已。上顾谓内人者曰：“其竿即自当折。”斯须中断，上抚掌大笑，内伎咸称庆。于是罢遣。翌日诏曰：“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乃置教坊，分为左右而隶焉。左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之使。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